


集部

# 曝書亭集卷五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 跋十四

### 書隋巢元方諸病源侯論後

右諸病源侯論五十卷隋太醫博士巢元方奉勅與諸醫共論疢疾所起之源及九侯之要大業六年書成進於朝論凡一千七百二十篇言之詳矣隋唐經籍志不

著於錄而宋志有之葢太平興國中命王懷隱王祐陳昭遇等集聖惠方每部取元方之論冠其首神宗以之課試醫士是編始大顯於時書錄解題謂千金方諸論多本此書考宋制醫以巢氏論與千金翼方同目為小經而千金方不與然則令所傳孫真人書殆未足深信矣

書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後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十卷載晁氏讀書後志陳氏書錄

解題宋藝文志作五卷按宋大觀中詔通醫刋正藥局方於是庫部郎中陳師文等校正類分二十一門録方二百九十有七然則是書成於汴都也今考王氏玉海置藥局四所其一曰和劑局在紹興六年正月至若改熟藥所為太平惠民局在紹興十八年又八月葢師文等校正本實止五卷其後添補紹興寶慶淳祐諸方曁吳直閣方諸局方故增益至十卷爾予家所藏乃元時雕本後附太醫助教許洪指南三卷係建安高氏日新

堂板行

本草衍義跋

本草衍義一十七卷冠以序例三卷合二十卷宋承直郎澧州司户曹事寇宗奭撰政和六年太醫學博士李康等看詳申尚書省有旨轉一官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石宣和元年其兄子宣教郎解縣丞約校勘鏤版印造頒行本草經撰自神農隋志已列其目皇甫謐帝王世紀黄帝使岐伯定本草經荀勗中經簿

有子儀本草經一卷鄭康成注周禮疾醫謂治合之齊存乎神農子儀之術賈公彦疏云是周末時人而陳騤中興館閣書目引漢書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遣詣京師又樓護傳稱少誦醫經本草方謂書名始見於此誤矣陶隱居而後參校加詳至宗奭考諸家之說援引辨證文簡者證其義諱避者原其名斯六根五華九實二冬三建之形性畢具矣是書白雲子采入道藏曩從吳檢討志伊觀於京師之靈佑宮近始得元

人故牘因書於後

書是齋百一選方後

百一選方不書撰人名氏題曰是齋按陳氏書録解題云是山陰王璆孟欲所輯凡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二十八卷予家所藏乃元人鋟本按其目僅二十卷爾殆經後人選擇者歟

書宋本晞范子脉訣集解後

咸淳二年臨川李駉子野撰脉訣集解一十二卷邑人

何桂發序之謂得於誦詩讀書之餘葢儒者也竊謂人之賦形修短强弱肥瘠之不同則脉亦異焉今之醫者止憑切脉而王叔和之訣葢有不甚解者庸醫一歲之殺人比於法司之決囚數且倍之矣駉自號晞范子其書引證周洽當時板行必多傳習者而宋藝文志不載何歟

跋濟生拔萃方

濟生拔萃方六卷延祐二年銅鞮杜思敬輯自為之序

其言曰醫不專於藥而舍藥無以全醫藥不必於方而舍方無以為藥斯明乎炊湯脉神之術者宜其能采拾衆善以成書也元史不作藝文志典籍無徵予嘗思補之於醫書類知其目者金有紀天錫張元素劉元素李慶嗣張從正五家二十四部凡八十八卷元有李杲竇默王好古錢近之羅天益戴起宗滑壽李希范王鏡潭鮑同仁朱震亨鄧焱王中陽李鵬飛葛應雷葛乾孫朱撝趙良陳直鄒鉉胡仕可吳端尚從善熊景元申屠致

遠危亦林薩德彌實李中南陸仲達堯允恭吳以寧齊德之曾世榮馮道玄孫允賢殷震三十六家七十三部内十八部卷亡四百七卷玆又得杜氏此書然則待訪者寧有窮乎思敬自號寶善老人書成時年八十有一予今年齒亦均雖耄矣尚思踐宿諾焉

醫家四書跋

南潯布衣許兆禎培元精醫術著録於先少保之門先公取其所撰診翼藥準方紀醫鏡四部合名之曰醫家

四書世父貴陽太守鏤版行之當書成時申文定李文節朱文肅均為作序先公亦題其簡端培元之名海内無不知之者巳先公亦御醫直聖濟殿官至院使嘗被名入乾清宫西暖閣診定陵脉奏曰聖體病在肝腎宜寛平以養氣安靜以益精上喜立命太監陸敬書之屏所纂立命玄圭經亂失惟太醫院志僅存

大觀證類本草跋

經史證類本草三十一卷目錄一卷大觀初唐慎微撰

通仕郎行杭州仁和縣尉管勾學事艾晟序之謂傳書者失其邑里不知何許人闕其疑可也或以蜀人實之何所據乎本草自神農子儀而後代有廣益舊經止三百六十五味爾今按其目録實一千七百四十八種比之唐本蜀本掌禹錫之補注蘇頌之圖經所增已多紹興中曾詔王繼先校定附釋音一卷付國子監鏤板以行其後大德壬寅一刋於宗文書院明萬歷丁丑再刋於宣城民家并以冦氏衍義附於各條之下雖於義無

損然非唐氏之舊毋亦類於覩臯禽而續鳧之頸者歟

跋張氏醫說

醫說十卷嘉靖中雕本不題撰人姓氏覩乎書錄解題始知為宋新安張景季明所撰也喜劇而書諸卷尾

跋孫子算經

孫子算經三卷漢志不著於錄而隋唐經籍志有之首言度量所起合乎兵法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之文次言乘除之法設為之數十三篇中所云廓地分利委積

遠輸貴賣兵役分數比之九章方田粟米差分商功均輸盈不足之目往往相符而其要在得算多多算勝以是知此編非偽託也唐立算學命李淳風注解頒之學官令其書算博士知者罕矣

九章算經跋

九章即周官之九數保氏以教國子者也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方程七盈不足八旁要九皆周公所作漢易差分曰重差去旁要而易以勾

股又夕桀一篇其義無聞葢周公既問數於商高定此九數算術之古莫尚於此矣於是劉徽注之序之徐岳甄鸞等述之李遵義疏之遠而日月周天行度之數近而田疇米廩積羃隱雜廣斜正員之幽微靡不著焉斯秦火之未熸而唐明算科取士之第一書僅存於今者可寶也

五曹算經跋

右五曹算經五卷唐太史令李淳風注而博士梁述助

教王真儒等校定之書也地利生人之本故首田曹田疇必資人功故次兵曹人家必用食飲故次集曹會集必務儲蓄故次倉曹倉廩必資貿易故以金曹終焉相傳其法出於孫武然孫子别有算經考古者存其說可爾

跋鄱陽洪氏南朝史精語

康熙辛酉冬購得宋槧經史法語四冊不足藝文志二十四卷之數既而亡之從故家抄南朝史精語宋四卷

齊三卷梁三卷陳一卷宋史作六卷葢一代合為一卷故也志開法語有左氏傳六卷史記八卷漢書二十卷精語有後漢書十六卷三國志六卷晉書五卷唐書一卷惜均未之見所云南朝史者葢指沈約蕭子顯姚思廉所撰而言非李延壽之南史志失書朝字誤矣

書楊太真外傳後

宮闈之事外人罕知所見或異辭剏出於傳聞者乎太真外傳宋樂史所撰稱妃以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

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𤣥宗幸溫泉宫使髙力士取於壽邸度為女道士住内太真宫此傳聞之謬也按唐大詔令載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遣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李林甫副以黄門侍郎陳希烈冊河南府士曹叅軍楊𤣥璬長女為壽王妃考之開元禮皇太子納妃將行納采皇帝臨軒命使降而親王禮儀有殺命使則同由納采而問名而納吉而納徵而請期然後親迎同牢備禮動需卜日無納采受冊即歸壽邸之禮也

越明年武惠妃薨後宫無當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為女道士勑曰壽王瑁妃楊氏素以端毅作嬪藩國雖居榮貴每在清修屬太后忌辰永懷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難違用敦弘道之風特遂由衷之請宜度為女道士蓋帝先注意於妃顧難奪之朱邸思納諸禁中乃言出自妃意所云作嬪藩國者據妃曽受册云然其曰太后忌辰者昭成竇后以長壽二年正月二日受害則天后以建子月為歲首中宗雖復舊用夏正即正月行

香廢務直至順宗永貞元年方改正以十一月二日為忌辰開元中猶循中宗行香之舊是妃入道之期當在開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也妃既入道衣道士服入見號曰太真史稱不朞歲禮遇如惠妃然則妃由道院入宮不由壽邸陳鴻長恨傳謂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妃於壽邸與外傳同其謬張俞驪山記謂妃以處子入宮似得其實而李商隱碧城三首一咏妃入道一咏妃未歸壽邸一咏帝與妃定情係七月十六日證以武皇內傳

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是足當詩史矣新唐書宰相
世系表妃之祖志謙三子長玄琰次玄珪次玄璬玄琰
子銛玄珪子錡玄璬子鑑若國忠則妃再從兄也妃本
玄璬長女大書冊壽王妃父乃天寶四載立為貴妃帝
欲掩天下之耳目而箝其口遂令妃不父其父而移作
玄琰少女於是贈玄琰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玄
珪工部尚書銛鴻臚寺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姊三
人大姨韓國三姨虢國八姨秦國玄璬獨未聞加恩焉

子鑑官湖州刺史後雖尚主冊貴妃曰恩澤亦未之及
益推而遠之也且銛係玄琰子而劉昫唐書以爲妃再
從兄則當時業有識其非者矣明皇英主開元之政稱
全盛時惑一妃子至淪亡社稷作僞心勞迹愈晦而言
之益醜詩不云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云鼓鐘于
宮聲聞于外國史無識誤落帝度内謂妃少孤養於叔
父玄璬而以琰爲妃父予故驗之載紀辨外傳之誣特
發其微焉至於玉谿生詩箋之别幅

曝書亭集卷五十五

曝書亭集卷五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 考

### 孔子弟子考

序曰孔氏之徒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其云三千不取盈于三千也其云七十不限止以七十也自孔子徒人法既亡而文翁石室象在顯晦之間世儒

據以考定弟子之籍惟史記之傳家語之解而已議配祀之典先横七十之目于心胷慮溢七十二人之外于是論者紛綸以臆斷爲進退舉凡論語春秋傳禮記漫不知省或又于複姓者改姓一字書之粟主自國學下至府州縣學皆然是尚得爲知禮也乎歸田之暇爰作孔子弟子考下及門人曁孟子弟子竊思杏壇設教必先長幼之序斯史記家語咸紀弟子之年玆先書三十二人而萊蕪侯無年歲次于衛公

者依侍坐四子倫序書之不可以郰公先之也餘從

羣書采獲具列焉

魯秦子商字丕兹（家語作不慈史記作子丕）少孔子四歲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贈上洛伯宋大觀四年贈馮翊侯

按高郵夏氏孔門弟子記略及闕里廣志皆云商少孔子四十歲然秦子父堇父偪陽之役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宜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舊聞暨史記索隱蘇氏古史文正之又宋大中祥符元年贈孔門

弟子侯爵啇未得與至大觀四年禮局上言遂補贈

馮翊侯闕里志誤以秦祖鄄城之封移之啇非也

魯顔子無繇家語少無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唐追贈杞字繇作由

伯宋贈曲阜侯元進杞國公謚文裕

蒲大夫卞仲子由字子由子亦作季少孔子九歲唐追贈衛

侯宋贈河内侯進衛公

魯南武曾子蒧亦作點字子晳唐追贈宿伯宋贈萊蕪侯

蔡漆雕子開字子若史記作子開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唐

追贈滕伯宋贈平輿侯

漢藝文志漆雕子十二篇

鄭康成曰魯人

按龜山楊氏先聖大訓以閒為憑恐誤

魯閔子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唐追贈費侯宋贈琅琊公改費公

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史記家語文同小司馬索隱可證今本家語多譌作五十歲夏氏從之非也

魯冉子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薛侯宋贈下邳公改薛公

按今本家語仲弓無年歲而史記索隱文有之

魯冉子求字子有家語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徐侯宋贈彭城公改徐公

魯商子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贈蒙伯宋贈須昌侯

齊梁子鱣或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唐

贈趙伯宋贈千乘侯

魯顏子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唐追贈兗國公宋因之元至順中贈復聖公

衛士師齊高子柴字子羔左傳作季羔檀弓韓非子作子皋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作四十歲唐贈共伯宋贈共城侯

鄭康成曰衛人

王應麟曰衛高柴為孔子弟子後居于魯

單父宰陳巫馬子施字子期史記作旗少孔子三十歲唐贈

鄫伯宋贈東阿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衛相衛端木子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唐贈黎侯宋贈黎陽公進黎公

魯有子若字子有或作子若少孔子三十三歲唐贈卞伯宋贈平陰侯

按小司馬據家語文云少三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殆誤也

武城宰吳言子偃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史記作四十五唐
贈吳侯宋贈丹陽公改吳公許慎說文偃作㫾象旌旗之游字子游
魯樊子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唐贈凡伯
宋贈益都侯
鄭康成曰齊人
宋原子憲檀弓稱仲憲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唐贈原伯
宋贈任城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大夫武城澹臺子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唐

贈江伯宋贈金鄉侯

單父宰魯宓子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單

伯宋贈單父侯

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四十九歲而今本家

語無九字索隱又引史記文三十而今本史記作四

十流傳既久均失其故矣

陳陳子亢說文作伉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唐贈頴伯宋贈

南頓侯

按班固古今人表其載孔門弟子甚畧獨陳子三見一陳亢一陳子禽居中中一陳子亢居中下不得其解

魯公西子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唐贈邵伯宋贈鉅野侯

莒父宰衛卜子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晚為衛文侯師唐贈魏侯宋贈東阿公或作河東公改魏公

鄭康成曰溫國人

南武城曾子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初仕于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唐開元中追贈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進郕侯政和元年改贈武城侯咸淳三年進郕國公元至順中贈宗聖公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

王應麟曰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

魯顔子幸通典作柳咸淳臨安志作韋或作辛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唐贈蕃伯宋贈陽穀侯

陳顓孫子師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唐贈陳伯宋贈

宛丘侯改陳公

魯冉子孺字子魯或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贈

臨沂侯

蔡曹子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曹伯宋贈上蔡

侯

魯伯子虔家語作處字子析家語作晳少孔子五十歲唐贈郰伯

宋贈沐陽侯

按伯虔史記家語不著何地人考咸淳臨安志云是魯人宋思陵賛曰有虔子析全魯之彥當必有所本也郰伯志作騈伯

魯顏子高史記索隱云家語名産今本家語作顏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

唐贈琅琊伯宋贈雷澤侯

魯叔仲子會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魯峻石壁畫像云唐贈瑕

丘伯宋贈博平侯

鄭康成曰晉人

楚公孫子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歳唐贈黄伯宋贈

枝江侯

按家語稱龍衛人然唐宋追封皆楚地葢從北海鄭

氏之説若為堅白異同之論者乃趙人樂正子輿謂

其行無師學無友非孔子弟子可知

右有年歳著于家語史記隷續者三十有一人并

曾蔵共三十二人內顔淵年數王肅疑其錯誤

中都宰魯冉子耕字伯牛唐贈鄆侯宋贈東平侯改鄆公

按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歳不審何據

臨淄大夫魯宰子予字子我唐贈齊侯宋贈臨淄公改齊公

魯史記作齊公冶子長家語作萇字子長唐贈莒伯宋贈高密侯

范甯曰名芝字子長

魯南宫子縚或作綯一名括或作适字子容唐贈郯伯宋贈

龔丘侯改汝陽侯

夏洪基曰南宫适之為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宫括字

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

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閲論語集注亦云謚

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

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

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閲是有二名天下豈

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宫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于强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宫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邪愚以敬叔之與南宫适皎然二人矣

按史記南宫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宫縚字子容鄭康成注檀弓稱南宫縚孟僖子之子南宫閲

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
之子仲孫閱也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
忌于夫子使事之杜預注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
然則括也适也縚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崇
崇禎末高郵夏弘基開元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
縚适括字子容為一人以仲孫說閱謚敬叔者為一
人至于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之譌然漢書
古今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邊子

顔師古注于南容則云南宫縚也于敬叔則名南宫适也是縚與适适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為一矣

齊公晳子哀家語作克字季次或作沉唐贈郳伯宋贈北海侯

顧炎武曰汶上縣有漢衛尉卿衡方碑其文曰履該顔原兼修季由洪适以顔原為顔淵原憲而都穆以季由即季路與兼修義不協按公晳哀字季次不為家臣太史公與原憲並稱一稱字一名名亦古文所嘗有也

陳公良子孺字子正唐贈東牟伯宋贈牟平侯

宋司馬子耕家語耕上有犂字字子牛唐贈向或作滕伯宋贈楚丘侯改睢陽侯

衛琴子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唐贈南陵侯宋贈頓丘侯改贈陽平侯

家語有史記無

秦秦子祖字子南唐贈少梁伯咸淳臨安志作沙梁宋贈鄄城侯

衛奚容子蒧字子晳一云字子楷唐贈下邳伯宋贈濟陽侯

魯公祖子句茲字子之唐贈期思伯宋贈即墨侯

衛廉子潔字子庸唐贈莒父伯宋大觀中補贈胙城侯

齊公西子輿如字子上唐贈重丘伯宋贈臨朐侯

宰（或作罕）父子黑字子素唐贈乘丘伯宋大觀中補贈祁鄉侯

魯公西子葴字子尚唐贈祝阿伯宋贈徐城侯

秦壤駟子赤字子徒（或作從）唐贈北衛伯宋贈上邽侯

魯冉子季字子產唐贈東平伯宋贈諸城侯

薛子邦字子從

鄭子國字子徒唐贈滎陽伯宋贈朐山侯

司馬貞曰家語薛邦字從史記作國而家語稱邦者

葢避漢祖諱而改鄭與薛字譌也

按仲尼之徒名字閒有同者既有曾蒧亦有奚容蒧

又有公西蒧既有冉耕亦有司馬耕既有宓不齊又

有任不齊既有公西赤亦有壤駟赤既有卜商亦有

秦商既有原亢亦有陳亢既有狄黑亦有宰父黑既

有冉孺亦有公良孺既有秦祖亦有顏祖此名不嫌同也冉求字子有有若漆雕徒父亦字子有顏無繇字季路仲由亦字季路顓孫師字子張琴牢亦字子張巫馬施字子期叔仲會亦字子期公西蒧字子上公西輿如亦字子上秦非字子之公祖句茲亦字子之原憲字子思燕伋亦字子思曾蒧字子晳伯虔狄黑奚容蒧亦字子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亦字子徒秦冉字子開琴牢亦字子開申繢字子周公伯繚亦

字子周榮旂字子祺縣成亦字子祺顔噲字子聲樂欬亦字子聲漆雕哆字子歛邽巽亦字子歛此字不嫌同也然則薛邦鄭國子徒子從安見其名字相類而并疑其姓氏之誤邪乃議祀典者封鄭而罷薛安見其必爲一人揆之于禮終有未安也

齊后今本家語誤石子處字子里唐贈營丘伯宋大觀中補贈

膠東侯

魯左人子郢字子行唐贈臨淄伯宋贈南華侯

衛狄子黑字子晳家語作晳之唐贈臨濟伯宋贈林慮侯

魯商子澤字子秀唐贈睢陽伯宋贈鄒平侯

楚任子不齊字子選唐贈任城伯宋贈當陽侯

魯榮子旂家語作祈字子祺家語作子顏唐贈雩婁伯宋贈猒次侯

魯顏子噲字子聲唐贈朱虛伯宋贈濟陰侯

原子亢家語作忼或作桃字子籍唐贈萊蕪伯宋贈樂平侯

晉或作魯公肩子定字子中唐贈新田伯宋大觀中補贈

梁父侯

魯秦子非字子之唐贈汧陽伯宋贈華亭侯

漆雕子徒父家語名從字子文或云字子友唐贈須句伯宋贈高

苑侯

燕子伋或作級字子思唐贈漁陽伯宋贈汧源侯

魯公夏子守字子乘宋大觀中補贈鉅平侯

按魏志有公夏浩或子乘之後

衛勾子井疆字子疆唐贈淇陽伯宋贈滏陽侯

齊少叔子乘字子車唐贈淳于伯宋贈博昌侯

按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今從之

石作子蜀字子明唐贈石邑伯宋贈成紀侯

魯邽子奚史記索隱作邦奚文翁石室圖作國選家語奚亦作選字子斂唐贈平

陸伯宋贈高堂侯

魯施子之常字子恒唐贈乘氏伯宋贈臨濮侯

魯中子績字子周家語今本作績

申子棠字周史記今本作黨禮殿圖作儻唐贈邵陵伯宋贈淄川侯

申子棖論語字子續成淳臨安志唐贈魯伯臨安志作阿伯宋贈文登侯

陸德明曰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

司馬貞曰文翁圖所記有申棖申棠

王應麟曰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績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棠申棖一人耳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于詳考陸氏釋文也史記索隠謂文翁圖有申棠申棖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

按七十子顏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漆雕氏居其三商氏縣氏原氏居其二若申棖申棠文翁圖記並列開元祥符亦並追封鄭康成陸德明疑為一人則以續黨並字周也夫棠黨字義相近合之可耳而高郵夏洪基强以棠棖為諧聲字亦近鑿且如公西蒧公西輿如同字子上未嘗不並祀何獨續與黨同字必當去其一乎竊謂唐宋議禮諸儒未為不是有其舉之莫或廢也記有之矣

魯樂子欬（欬或作欣）字子聲唐贈昌平伯宋大觀中補贈建成侯

按春秋定公十二年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命申須句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杜預注以二人為魯大夫考樂欬家語作樂欣欣與頎偏旁相同疑頎即是欣且文云孔子命之其為弟子未可知也

魯顏子之僕字子叔唐贈東武伯宋贈冤句侯

魯孔子忠或作弗字子蔑孔子兄孟皮子唐贈汶陽伯宋贈鄆城侯

魯漆雕子哆字子斂唐贈武城伯宋贈濮陽侯

魯縣子成字子祺今本家語作子橫唐贈鉅野伯宋贈武城侯

魯顏子相史記作祖字子襄唐贈臨邑伯宋大觀中補贈富陽侯

司馬貞曰家語無此人

按孟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曰或是語顏子亦未可定

魯公伯子寮論語作寮史記索隱作繚今本作僚又作遼或云即申繚字子周唐贈

任伯宋贈壽張侯

馬融曰寮魯人弟子也

按公伯繚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禮殿圖必非無稽之言後儒以愬子路一事斷為非聖人之徒然論語聖門六十人所記公是公非有過未嘗少隱即宰我冉有陳亢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而盡掩其生平也子長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

異能之士寮葢其一矣而致堂胡氏因家語不列其名氏謂史記失之迨明程敏政乃建議謂是聖門之蟊賸請罷其祀嘉靖中行人司正薛侃復謂公伯寮及秦冉顔何皆不見于家語而傳㑹于史記請均去之愚謂家語史記周公禮殿圖傳聞異辭則有之若專信家語以史記為傅㑹未免失之偏矣

鄡子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大觀中補贈聊城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秦子冉字子開唐贈彭衙伯宋贈新息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魯顏子何字子冉唐贈開陽伯宋贈堂邑侯

史記有家語無

按秦冉顏何二子于弘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請正祀典疑為字畫相近之誤而罷其祀食自謝不升于禮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然生數千載之後安見二子必無其人釋曇積上言于周太

祖曰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者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彼釋氏之言尚然乃以臆見斥先賢之祀天資刻薄之言吾未信為百世可遵也

廉子瑀

禮殿圖有家語史記無

魯孺子悲

按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

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鄭康成注云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愨注云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惟因論語記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

當知始則辭疾終授以禮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反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公罔子之裘

序子點

按二子從射矍相之圃孔子使揚觶而語見禮記射義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則家語載之記首言孔子與門人習射于矍相之圃子路之云曰二三子是二子為孔

子弟子無疑也

仲孫子何忌僖子貜之子也卒謚懿子

按春秋左氏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徒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後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據此緣僖子病不相禮故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乃屬二子事孔子學禮焉懿子問孝

對曰無違蓋語以無違僖子學禮之命樊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孔叢子又載懿子問書欽四鄰之義不可不附弟子之列云

仲孫子説亦作閱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居南宮又曰南宮敬叔

按世本仲生玃生南宮縚孔安國以南宮适即敬叔魯大夫鄭康成注禮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

是也又云南宫縚孟僖子之子南宫閲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陸德明釋文云南宫閲一名縚司馬貞史記索隠亦云南宫括家語作南宫縚按其人是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閲也近髙郵夏洪基辨南宫适括縚字子容是一人仲孫閲説字敬叔是一人攷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即閲南宫敬叔僖子之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括縚則夏説似屬可從昔孔子將適周敬叔言于昭公資車一乘馬二匹與敬叔俱至周問

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歷郊射之所攷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子曰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是敬叔在弟子之列有功于聖門者矣今祀典配造而無閡不無可議焉

孔子璇

按嘉靖中張孚敬改定祀典以秦冉顔何疑為字畫之誤而罷其祀又以薛邦疑即鄭國遂亦罷祀而幷黜孔璇其說本于程敏政攷秦冉開元中追封彭衙

伯大中祥符間加封新息侯顔何開元中封開陽伯大中祥符間加封堂邑侯自唐迄明從祀已久所謂有其舉之莫或敢廢而乎敬廢之過矣家語孔璇叔仲會年相比俱執筆迭侍孔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天性也習慣若自然也惟因二子合傳故不復别標璇名令會既得祀璇不應獨遺矣此則祀典之闕也

衛司寇惠叔蘭

按家語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于夫子司寇惠子之喪檀弓文也鄭司農注云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古今議弟子從祀者率本家語而孔璇惠叔蘭獨遺之不當補其闕乎又荀卿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括之側多枉木

是以雜也楊倞注云夫子弟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
郭因以為號據此疑即蘭也
魯太史左丘子明唐貞觀十三年詔與顔淵同從祀廟
庭宋祥符中贈瑕丘伯政和中改贈中都伯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
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丘氏則不得
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按左氏為孔子弟子主其說者衆矣謂孔子將修春

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有所襃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長于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丘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

謂丘明受經于仲尼是為素臣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謂丘明之傳釋孔氏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頴達也謂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于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于仲尼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為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丘

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為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丘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顔淵左丘明二人褒崇之禮若此迨宋羣儒盡舍三傳説春秋久而論世者惑于趙匡之説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于王安石之説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衆口紛綸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并不得與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以來經生之説均

不足信邪竊以為議禮者之失矣

又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丘姓魯左丘明之後然則左丘為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為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氏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為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丘也

魯林子放唐贈清河伯宋贈長山侯

按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傳均無林放姓名惟蜀禮

殿圖有之

牧子皮

趙岐曰牧皮事孔子學者

按孟子與琴張曾晳並稱此必孔子之所與似不宜

置之祀典之外

常子季

按莊子德充符篇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

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鄭象注常季孔子弟子

魯大夫子服子何景伯

按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像有子服景伯唐劉懐玉作孔聖真宗錄以子服景伯在七十七子之間

賔牟子賈

廣韻注漢複姓魯有賔牟賈

按樂記賔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賔牟賈起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子曰居吾語女論語之命季路孝經之命子輿皆然孔子葢以師道自居

則賈在弟子之列明矣惟是孔子語弟子必呼其名而記稱之曰吾子豈記禮者去聖人之世稍後遂有此失乎

鞠子語

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為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悦之孔叢子詰墨篇亦載其事

葢曾參閔損高柴仲由孺悲而外又一孝子也

齊大夫顔子涿聚或作濁鄒

按吕覽云顔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為天下名士以終其壽而史記孔子世家稱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顔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雖不在七十子之列然不可謂非孔氏之徒矣

右家語弟子解七十六人又與叔孫會合傳有孔璇又別見者惠叔蘭共七十八人史記弟子傳七十七

人別見孔子世家者有顔涿聚共七十八人蘇轍撰古史著録七十九人家語有而史記無者琴牢薛邦申續陳亢縣亶也史記有而家語無者公伯寮鄭國申棠鄡單秦冉顔何也益以文翁禮殿之廉瑀林放魯峻石壁畫象之子服何禮雜記之孺悲射義之公罔之裘序點春秋左氏傳之仲孫何忌仲孫閲晏子之鞫語孟子之牧皮莊子之常季通計九十八人竊謂中有姓氏相近者不當以臆見去留先師之庭宜

槃應從祀他若論語之闕黨互鄉二童子魯峻石壁畫象之左子慮襄子孺襄子魯公子庒顔子思夫子高韋續書品為素王紀瑞製麒麟書之申姓名闕失又蘧伯玉孔子嚴事之友施存雖載陶弘景真誥在三千人之數不與弟子之列不復著録恐滋後學之惑也

又按孔門弟子籍漢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隋經籍志有鄭康成論語孔子弟子目録一卷唐藝文志

作論語篇目弟子惜俱失傳議禮者止以家語為憑至斥史記為附會若文翁禮殿圖置之不復參詳矣又會要通典祖庭廣記素王紀事孔門僉載闕里志等編紀諸弟子連書姓名統不分析以致明南北雍闕里廟暨海内外府州縣衛學從祀弟子牽改複姓為一字姓沿其誤而不知今依廣韻注如奚容蔵駟左人少叔石作左丘悉為更正冀信古之君子有取焉

又按古今人表于孔子弟子居第二等者左丘明顔

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居第三等者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曾子子張曽晳子賤南容公冶長公西華有若漆雕啓澹臺滅明樊遲巫馬期司馬牛子羔原憲顔路商瞿季次公良顔刻顔柳居第四等者孟懿子南宫敬叔公伯寮公肩子子石琴牢賔牟賈居第五等者顔燭雛陳亢林放申棖子服景伯

曝書亭集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曝書亭集卷五十七至五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楊尚曾

曝書亭集卷五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考

孔子門人考

成回

劉向曰成回學于子路

楚馯臂子弓（或作弘）

司馬遷曰孔子傳易于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

應劭曰子弓是子夏門人

韓子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臂子弓

吳萊曰荀卿所重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

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于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

按子庸傳易于子弓弓或作弘吳氏欲更作雍未免失之鑿矣

魯橋庇子庸

班固曰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

司馬貞曰橋庇世本作蟜疵字子肩魯莊公族

按子木傳易史記謂子弘授子庸漢書漢紀釋文謂子庸授子弓所載互異今並存之

魏文侯教

司馬遷曰文侯受子夏經藝

徐廣曰名都世本曰斯也

鮑彪曰桓子之孫

吳師道曰名勘

按文侯受經藝于子夏撰有孝經傳蔡邕明堂論引其文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又賈思勰齊民要術耕田篇引其文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鋤耘秋以收斂當是孝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注也

晉段干木

呂不韋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

羅泌曰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為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以吕氏春秋干木光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謂封段而為干木大夫疏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

田無擇子方

李頤曰魏文侯師也名無擇

韓子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

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

齊高行子

趙岐曰高子齊人

徐整曰子夏授詩于高行子

王應麟曰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曾申子西

劉向曰左丘明授春秋于曾申

趙岐曰曾西曾子之孫

陸德明曰曾參之子受詩于子夏

王應麟曰曾西趙岐注以為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録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于此可攷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

按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所云曾子疑是曾申

齊公羊高宋贈臨淄伯

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

荀崧曰公羊親受子夏

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

孔穎達曰孔子授春秋于卜商商授弟子公羊高穀

梁赤各為之傳

吴兢曰公羊高乃子夏弟子

魯穀梁赤宋贈龔丘伯改贈睢陽伯

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

楊士勛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

顔師古曰穀梁子名喜受經于子夏

按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羅

子蒼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

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為姜姓假託然自髙

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于戴宏所

記而班氏古今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

氏亦必載之未必假托也

又按春秋為孔子所作則說春秋者必係孔氏門人
若公羊傳所稱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曾子高子
穀梁傳所稱尸子沈子皆是已子言之春秋屬商其
皆子夏之徒與
魯孔伋子思宋崇寧初贈沂水侯咸淳中加贈沂國公
孔鮒曰子思受業于曾子
韓子曰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按班氏古今人表子思居第二等

樂正子春

鄭康成曰曾子弟子

魯檀弓

陸德明曰檀弓魯人善于禮

胡寅曰檀弓曾子門人纂修論語

沈猶行

趙岐曰曾子弟子

按廣韻注沈直深切漢複姓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

羊不當從上聲讀

陽膚

包咸曰陽膚曾子弟子

公明高

趙岐曰公明高曾子弟子

公明宣

劉向曰公明宣學於曾子

單居離

大戴禮記注曰單居離曾子弟子

公明儀

孔穎達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儀又為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是也

子襄

趙岐曰曾子弟子

公孫尼子

按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雜家有公孫尼一篇顏師古注云七十子之弟子隋經籍志唐藝文志均載公孫尼子一卷注云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令從顏氏定為孔子門人

世碩

按漢志世子二十一篇列在儒家者流王充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故作

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志所載宓子十六篇漆雕子十三篇皆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者也顔師古曰世子陳人七十子之弟子

景子

按漢藝文志景子三篇顔師古云説宓子語似其弟子

王史氏

漢志王史氏二十一篇

劉向曰六國時人

顔師古曰七十子後學者

李克

漢藝文志李克七篇

顔師古曰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芊嬰

漢志十八篇

顏師古曰齊人七十子之後

公孫段

韓非曰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陶潛曰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

道為潔靜精微之儒

按儒分為八其一公孫氏傳易者也羣輔錄有明徵而未詳其名攷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凖發魏王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此則公孫氏之易矣或疑公孫氏為龍龍字子石雖在七十子之列不聞傳易若趙人名龍者字子秉故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所云秉者龍也詭辭數萬騁堅白異同之辯初非孔氏弟子

小司馬史記索隱誤認為一人今考定傳易者為公孫段若鄭大夫字伯石者又一人也

縣亶父亶索隱作豐家語無父字依廣韻注添子象

王應麟曰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禮記檀弓有縣子

豈其人與

扶子象為孔子門人見廣韻注此唐宋封爵未之及

云

公休哀

公祈哀

廣韻注孔子門人有公休哀公祈哀

按公祈哀疑即公晳哀以晳作祈形相類而譌也然廣韻注既列孔子弟子公晳哀于前又列孔子門人公祈哀于後則別是一人未可臆決也

盆成括

按晏子春秋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

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弔之嬰往弔咎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闢凶門而迎适則适乃與景公同時不當與孟子弟子之列宋配祀孟子追贈萊陽伯孫宣公言括嘗欲學于孟子亦疑辭也

歐陽子有言受業者為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為門人

試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其受業于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覯洪氏隸釋隸續所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門人弟子固有別矣若夫弟子之子分比于門人子淵子輿本門人也而列于弟子他如

季路之子子崔子輿之子元及華子游之子言思子張之子申詳及齊有芉嬰著芉子十八篇亦七十子之後雖未詳其所師要當互學于七十子者也

又按孔子門人古今人表居第三等者樂正子春段干木田子方第四等者公羊子穀梁子公明高第五等者陽膚第六等者檀弓邴子張之子申詳亦置第三等

孟子弟子考

樂正子克宋政和中贈利國侯

趙岐曰孟子弟子為魯臣

萬子章宋贈博興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孫子丑宋贈壽光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浩生亦作告子不害宋贈東阿伯

趙岐曰齊人

孟仲子宋贈新蔡伯

趙岐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者也

陳子臻宋贈蓬萊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充子虞宋贈昌樂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屋廬子連宋贈奉符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徐子辟宋贈仙源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陳子代宋贈沂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彭子更宋贈雷澤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都子宋贈平陰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咸丘子蒙宋贈須城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高子宋贈泗水伯

趙岐曰高子齊人甞學于孟子

桃子應宋贈膠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盆成子括宋贈萊陽伯

孫奭曰盆成括甞學于孟子

滕子更

趙岐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

吳萊曰孟子學出于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曰世俗之溝愚瞀儒嚾嚾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所謂溝愚瞀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号稱大儒猶同門異戶如此

顧炎武曰史記索隱以萬章公明高等並孟子之門

人廣韻注又云離婁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惜乎今不傳也

按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子為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之矣孫宣公奭猶因其說故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撰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

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考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趙岐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也其為弟子甚明不知宋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有不可解者至于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為孟子弟子而廣韻注謂離婁為孟子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又廣韻注詮丘字引孟子齊有曼丘不擇令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不謂之弟子與吾不得而知之矣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居第二等其弟子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五等餘不與焉

曝書亭集卷五十七

曝書亭集卷五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 考

### 太極圖授受考

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經著太極三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為製序而東蜀衛琪注玉清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

極諸圖按陳子昂感遇詩云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三元本律歴志陰陽至精之數三五本魏伯陽參同契要之太極圖說唐之君臣已先知之矣陳摶居華山曽以無極圖刋諸石為圜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曰玄牝之門次二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合曰取坎填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極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爾相傳摶受之呂嵒嵒受之

鍾離權權得其說于伯陽伯陽聞其旨于河上公在道家未甞詡為千聖不傳之祕也元公取而轉易之亦為圜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二陰陽配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太極圖仍不沒無極之旨由是諸儒推演其說南軒張氏謂元公自得之妙葢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晦菴朱子謂先生之學其妙具于太

極一圖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書慶歷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因與先生為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攷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逵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子未聞與元公覿面然則從何地手授乎伊川撰明道行狀云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

六經而後得之繹其文若似乎未受業于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于老釋也邪潘興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游事明道之卒其弟子朋友若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叙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為師惟劉斯立為從周茂叔問學斯猶孔子問禮于老子問樂于萇弘問官于郯子云然盖與受業有間矣呂與叔東見録則有昔受學于周茂叔之語然弟子稱師無直呼其字者而遺書凡司馬君實張子厚邵尭

夫皆目之曰先生惟元公直呼其字至以窮禪客目元公尤非弟子義所當出且元公初名惇實後避英宗藩邸嫌名改惇頤夫既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墓稱其名下字同周程亟請其父而更焉孰謂二程子而智反出正思下哉此皆事之可疑者也

浙江分地考

浙江布政使司初設所轄九府而已嘉興湖州統于直

隷故實錄洪武九年十二月書直隷湖州嘉興諸府水災遣戶部主事趙乾等賑給十一年五月勑工部定歲造軍器之數具書嘉興湖州亦冠以直隷守至十四年四月復置巡檢司嘉興府一嘉興縣之杉青牐湖州府三烏程縣之後潘德清縣之下塘新市仍以直隷文冠之宋濂京畿鄉闈紀錄序云洪武辛亥秋八月溶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懽忻相告裹糧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所云十七府者直隷之十四其一

廣德四年以後始降為州合嘉興湖州而共計之也天台徐一夔送趙鄉貢序云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二杭隸焉今領郡九杭亦隸焉崇德貝瓊㲄江漁者詩序云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太末徐復禮廹有司命起與九府之士俱遂與四十人之選鄞人鄭真跋同年錄云洪武壬子秋浙省承詔旨合九郡之士試之得四十名上諸京師又送何本道還金華序云洪武五年詔命三年疊試于是浙江所屬九郡以其名上之行省而金華

何本道與馬其云九郡者嘉興湖州不在其內逮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始以二府改隸浙江攷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于洪武十七年進呈二府沿革祗書今屬浙江布政司語焉勿詳後之人罔聞知由是柳琰鄒衡趙瀛劉應鈳志嘉興勞鉞栗祁張鐸志湖州俱不言分地本末惟仁和夏時正撰杭州府志獨云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皇朝平浙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領府九洪武九年改為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直隸嘉湖

二府隸浙江領府十一又云洪武三年詔開科舉浙江行省即杭州府學之西為貢院合試九府之士書之特詳嘉靖中武進薛應旂修通志自言郡縣志可采錄者十無一二顧夏氏之志具在何漫無考稽夫畫野分疆地志之大綱乃置而弗書後之紀方輿者率本通志則紕繆多矣作浙江分地考

呂冢考

半邏之南有呂冡相傳謂吳虜陵侯蒙冢也考吳志蒙

卒于公安史不言其葬處而盛弘之荊州記云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則冢之在楚可信矣按漢末黃巾之亂吳有許昇妻呂榮不辱于賊為所殺麋府君斂錢葬之嘉興南土人号義婦塭然則呂冢殆呂榮之冢其音聲相近遂譌榮為蒙爾地名之傳于今往往非昔即以嘉興論如由拳之譌為油潭西埏之譌為西縣蹲賔之譌為蒸餅射襄之譌為壽香新塍之譌為新城徐彎廟之譌為徐偃王

廟葢不可勝數矣書以俟記地志者正之

辨一

尚書古文辨

尚書古文出孔子壁中安國孔子後悉得其書考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授都尉朝倪寛于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攷諸史記于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于夏本紀載禹貢臯陶謨益稷甘誓文于殷本

紀載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文于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于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于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于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真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二十九篇外惟湯誥載其文百三十字太誓載其文九十七字良由十六篇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諸人故自膠州庸生而下至于桑欽所習者仍二十九篇而已東漢之初扶風杜林得漆書于西州

以授徐廵衛宏于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
餘若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磐類從漆書之
學初不本于安國而孔穎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
馬融等皆是又言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由
穎達不察見古文字即以為安國所傳亦猶踈甚矣漆
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氏釋
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暨小序有注亦無一語及
增多篇文是賈馬鄭諸家未覩孔氏古文者也後漢書

孔僖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以內皆為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盍固已乎季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若是則壁中之書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遇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之禁何不于講論之頃一進之至尊上之東觀乃祕不

以示人乎竊意傳家古義亦無異博士所傳之篇目是僖亦未覩孔氏增多之古文也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吕覽杜預注左傳遇孔氏增多篇内文皆曰逸書惟許慎說文序謂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夫以賈馬鄭諸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得之其撰五經異義于舜典禋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古尚書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

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山為山宗湖海為水宗所謂古尚書説者賈逵之説本之漆書者也使許氏稱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説則愼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譙周五經然否論援古文書説以證成王冠期攷今孔傳無之則周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謂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然攷陸氏釋文所引王注不一並無及于增

多篇内隻字則肅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又云古文尚書鄭沖所授沖在高貴鄉公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上進其後官至太傅禄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奏之于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蘓愉祕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謂孝乎惟

孝美大孝之辭矣竊疑沖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

又引晉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

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

十八篇之書篤信之宜于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

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

殂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

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

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

而葬馬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卒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為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為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云呂侯為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為相所述多不相符竊疑謐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然則增多十六篇自漢迄西晉蔑有見者一旦東晉之初

古文五十九篇倶出而并得孔氏受詔所作之傳學者有不踴躍稱快者乎於焉諸儒或説大義或成義疏或釋音義越唐及汴宋莫敢輕加擬議南渡以後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説者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猶未甚也迨元之吳澄明之趙汸梅鷟鄭瑗歸有光羅敦仁則攻之不遺餘力矣蓋自徐邈注尚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綴輯若拾遺秉滯穗以作飯集雉頭狐腋以為裘于大義無乖而遺言足取似可以無攻也論其大略傳文

之可疑者安國嘗注論語矣堯曰篇予小子履十句注云是代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而傳以釋湯誥在克夏之後雖有周親二句注云親而不賢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而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傳注出自一人之手而異其辭何與史記殷本紀殷之太師少師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强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微子數諫紂紂弗聽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

師少師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則令文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自有其人史遷受書于安國其說必本于安國也乃令孔傳云父師少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人尚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强姓名流傳有自而僞託孔傳者不知也至于賄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驪夫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攷周書王會篇北

有稷愼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即有駒驪扶餘之名且主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号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尚未通于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序文之可疑者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遡辭易窮分之無可分也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無稽勿聽刺之無可刺也古文之存于今者惟岣嶁禹碑奇古難識其諸壇山石岐陽獵碣以及夏殷周鼎鐘黼鬲敦卣盤匜之屬並不作科斗文何

獨孔壁所藏書獨用之殆不過張皇其辭以欺惑後世
馬爾文言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此
金華王柏所云古文之書初無補于今文反賴今文而
成書者已且如司馬氏問故于安國載入史記諸篇字
句多别今四十九篇中凡今文所有悉與伏生所授無
異辭則作序者初不見孔壁古文僅增多二十五篇而
已且班固漢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荀悅漢紀顏師古
注漢書增多祗十六篇而安國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

若是則諸家所云翻不足信也史記孔子世家稱安國
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有云予述皇帝
以來至太初而訖又云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趾是安
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
國之沒當已久矣漢紀孝成帝三年劉向典校經傳考
集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安
國已沒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錄本流傳偶脫去家字
爾若班氏云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乃史家追述

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而序言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乃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剌繆甚乎自高齋十學士登之文選後之學者遂不敢非是不可以不辨

五羖辨

孟子百里奚自鬻于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趙岐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自賣句截五羖羊皮為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朱子集注云人言其自賣于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殆言

因自鬻得五羊之皮解者遂疑鬻身止得五羊皮非已
扊扅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羖
皮然則奚葢服五羊之皮入秦者緎五羊為裘毛之最
豐而賤者所服也曩客代州言之李孔德孔德不以為
然偶讀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以五言
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
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
甚精養牲者破五羊之皮葢賤者之服而名南在位之

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予合按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所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則五羖微物楚人豈貪之乎太原閻百史好較正注疏之失作孟子劄記書此質焉并以寄孔德

原

原教

始為三教之說者誰與其小人而無忌憚者與生民之初草衣而血食露處而野合聖人者出教之田里教之樹畜養生之本既具然後修道以明之其理身心性命其治家國天下其端禮樂刑政其文易詩書禮春秋蓋自庖犧氏作而伊耆軒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數聖人損益之而教已大備初未嘗有所不足必待佛老之說以濟之也佛老者持過高之論行不近人情之

事不耕則無食不蠶則無衣無男女則生人之道息
無上下則紛爭之漸起以彼其說行之中國葢有時而
窮則相率聚于國中食人之食居人之廬陽叛聖人之
言而陰收聖人之教之利愚者不察遂惑其說至等聖
人之教三之嗚呼彼之所奉者一而我之所奉者三曾
彼之勿若矣天下之理出乎剛則入乎柔出乎陽則入
乎陰出乎君子則入乎小人未有兩是者也惟内無所
主則死生禍福戰于中其初守道不篤持論兩端其究

歸于無所忌憚而獲罪名教當是非可否之際倡為調停之說者未有不流為小人者也且所謂教者何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教而已矣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孟子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故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彼二氏者既以棄絶其人倫事物之常將何以副教之名哉子路問為政夫子告之以正名謂名之不正至使民無所措其手足

若是其甚也世之儒者誦聖人之言而安于三教之目其亦罪人矣夫

## 原刑

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皋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刵椓黥之謂肉刑之始矣刑者一成而不變聖人之所甚不忍也故就典刑命士流者宥之鞭扑者贖之若夫怙終不悛則

法在必誅賊之為言殺也春秋傳晉侯使鉏麑賊趙盾是也相古有虞之世畫象而民知禁赭衣墨幪別其冠服使觸罪者知恥悔過得以自新自五虐之刑作殘其形毀其體膚斷者不可復續終其身不敢與士民齒將無用恥焉彼夫劓刵椓黥在苗民發聞惟腥舜方哀矜庶戮之不辜務遏絕之豈反效尤而以至仁用至不仁之法乎荀卿有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乃班固漢志援俗説著論以為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

制肉刑昔者鄭子産鑄刑書叔向非之其言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其云禹刑湯刑者初未嘗指為肉刑而班氏實之孔氏書傳稱吕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不知何所據依殆無稽之言爾愚考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古文尚書未足深信迨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宫者守内刖者守囿然則肉刑其昉于

周與穆王閔實其罪許罰以鍰是亦不忍人之政矣葢至漢而文帝始除之仁人哉俾五虐之刑絶于世可謂盡心焉已顧腐儒之論尚謂肉刑當復豈不謬哉作原刑告後之君子治書者兼可明孔傳之偽焉

原貞

表貞婦之里而旌其門自後世始也然則古人未之重與曰在易恒之大過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古之人以為從一而終者出乎義之宜無足異也曰女子未嫁而夫

死終身不嫁焉可謂異矣顧經傳亦莫之詳何與曰先王制禮用以防民之所不足期合乎人事之宜而已未昏而夫死既葬而除服服除而嫁人事之常也其或終身不嫁蓋禮之過焉者也此經傳之所未詳也嗚呼自昏姻之禮廢而夫婦之道苦民至有自獻其身者矣蒙之蠱曰見金夫不有躬貞也者後世之所難雖過於禮焉茍合乎從一之義是則君子之所深取耳曰古者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

示未成婦也而況其未昏者乎謂之從可乎曰夫婦之道守之以恒而始之以感夫男女異室無異火澤之相睽自將之以行媒之言信之以父母之命委之以禽納之以純帛則猶山澤之通氣其感與之理已深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因其所感不以死生異其志乃所謂恒其德也春秋僖公九年書伯姬卒文公十有二年書子叔姬卒公羊穀梁二子傳曰許嫁矣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禮女子未許嫁而笄燕則鬈首許嫁

笄而字則為之纓蓋至嫁而後主人親脫之凡此者明
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則從之之義也曰趨喪而哭
禮與曰記有之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
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斬衰而弔焉鄭康成范甯皆主其
說與誰曰不可也曰然則死可以合葬與曰周官媒氏
掌萬民之判禁遷葬與嫁殤者未昏而合葬是嫁殤也
曰生不得結其褵死不得同其葬是人事之最可憫者
矣旌表焉不可以已也曰此有司之事也彼女子之貞

惟知一其志以恒夫婦之道而已又豈樂有聞于鄉里而為之者乎山陽高于雲其兄之子昂聘大河衛蔣氏之女未娶而夭女趨喪而哭甚哀自檣不嫁每歲寒食必往祭昂之墓年五十餘矣而有司莫知也世儒拘牽之見謂女尚未嫁不當輒詣夫家撫棺而哭而鄉里憫其守者謂死即可以合葬于昂之墓皆非也高子習于禮而克明貞女之志故不請于有司乞予文述其事予遂原貞女之志行合乎經義者告之而載之世史者不

復詳焉

曝書亭集卷五十八